

半点心

自定义角落

王占黑

1. 离开时，每个人收到的除了

一卷证书，还有一只平平无奇的环保纸杯。它源自一位日本诗人的即兴创作，献给我们中那些住在看不见风景的房间里的人。未来，这些房间将被改造成精神健康类的关怀场所。而在过往的无数个周末，这里总是迎来大批精神到爆炸的鹰眼球迷，并将他们的命运无情劈为两类：一类临河而居，另一类的窗外除了橘红色砖墙和持续轰鸣的发电机，什么都没有。某天，不知谁屋里的一次性纸杯偶然被风吹落，成就了第二类人眼中珍贵的动态。纸杯随风翻转，变形，低空起飞后又迫降，不分日夜地作着困兽之斗。人们看见它，讨论它，赞美它，记住它，其中也包括我。我的窗外没有风景，但这不妨碍我成天带着床单往外跑。天气尚热时，随机选一片松软的草坪或一棵繁茂的树，扮演 Kindle 商标的真人版，在树下打开 Kindle 的瞬间，就完成了又一次秘密的套娃。看书的终点毫无意外总是被困，把床单系到两棵关系不太好的树上，躺进秋千，四面都是风景。

风景敌不过风，很快天冷了，人们只能重返室内。我最中意货梯后方的隔间，旁边是电控室，一扇门长期将出口和走廊阻隔，方寸里就有了不知魏晋的气场。偶有人推开，像是误触异世界，飞快退了出去。我真应该抓住这些失控的瞬间告诉对方，其实我是煤球菌变的。

2. 参照系是不讲道理的。比如第一次来到密尔沃基时天已黑了，同绝大多数城市一样，夜晚的街道空空荡荡，并按美国人一贯的环保标准，写字楼灯火通明。一条河道贯穿中央，大铁桥群起而围之。走在这些建筑之间，我老觉得自已回到了外滩。同行的D说，难道不是外滩像这里？对哦。可就个体而言，历史总是遭到私人记忆的无理切割。所以当我先走进I河边的视觉艺术楼，见到流线型的白色画廊，再去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，那层层优雅的纯白圆弧让我忍不住发出略带冒犯的愚蠢惊呼：真像啊！

哪怕珠玉在前，我仍偏爱山寨版的古根海姆，只因它拥有一间完美的教室。说不出具体在几楼几零几，反正它就在一个角落，三面墙，一只圆形挂钟，一扇长条梯形的天窗。我从没在那上过课，也没见谁正在上课，它总是空着，也总是开着。有人记得《我为歌狂》里叶峰的房间吗，他坐在床边弹琴，雨打进他头顶的天窗。但这里的天窗总对着晴空，有时鸟和飞机掠过，有时是几片色彩难辨的叶子。我空手而入，乘着课桌的万向轮在地面随意滑行，想象自己身处失重的宇宙飞船，按下门口的自动按钮，等一束光从头顶缓缓撒开，撒开，如同挑棍游戏的第一步。由于太喜欢，我几乎舍不得在里面做什么事，看书，睡觉，都不合适。倒是曾热情地拉朋友去看它，就像看望另一位叫我自豪的朋友。我们在它面前聊天，偶尔打开内置电脑，或在白板上涂涂画画，好像这样一来，这个朋友也加入了我们的对话。应该说，它早就加入了，以细微的光影变化来应答。

3. 邻近的艺术楼和山寨古根海姆同属一位设计师，他来自纽约，是美国高校建筑的中标专业户。艺术楼身世坎坷，刚建成不久就遭受了水灾的冲击，经重塑，如今端庄得不露一丝痕迹。主体临石壁而建，头顶杂草兴盛，底下汪一汪绿水，它的美貌让人不得不静坐下来。二层的图书馆横生水上，好像抽屉被拉出来之后忘了关，久了就关不上了——那圈露天楼梯是走不通的。沿落地窗坐下，面壁思过，目之所及的绿色

强烈又沉静。这里的学习氛围称不上浓厚，座位零零落落，甚至不如石壁上的草密。我最爱抽屉正中间的位置，看建筑的阴影把湖面分成深浅两重，风吹过水上，两重颜色彼此渗透，与倒映的草木混为一潭，晃眼，但不晃神。

4. 主图书馆有一间本地妇女档案室，自1991年起公开接收I州女性的历史资料。走进来，书架上每个文件盒都标注了对应的姓名和编号，但普通读者没有直接查阅的权限。我每次都会在前台电脑上随机搜索一个感兴趣的，然后坐下，等管理员把档案调取出来。这过程像点菜，但结果更接近开盲盒，摆在我面前的资料有时是一两册，有时堆满了整张书桌。

我的选择总是从亚裔开始。一位叫Kim的越南女性出生于西贡，后在I州获得教育学位，成家生子，担任本地学校的校董。她的档案在五十岁以后逐渐走出框架，罕见地以移民女性的身份参与州议员竞选，留下许多传单、发票、信件和纸媒报道。但直到看完，我都没找出一份关于结果的记录。（据网络资料显示，赢得初选后，K以小于5%的差距在正式选举中落败；她是州史上首位参选的移民女性。）回想一遍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在K提供的如此周详的私人文档里，除了那次参选结果，被选择性跳过的还有她所经历的上世纪70年代——似乎有意回避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与其个人身份的牵连。

后来我在一个性别权益机构上认识了同为越裔的年轻女性B。身为移民二代，她很快谈起同父母辈在身份认知上的种种出入，并对我提到的K感到好奇和激动——尽管我们都明白，从K的竞选团队为她打造的人设来看，在当时，消除差别远比保留特征重要得多。某种意义上，B正活跃于与K相似的公共领域，只是代际差异让她的立足点有所转移。共和党出身的K在90年代初以家庭为支点号召选票，B则把自我关怀放在一切的前面。B的办公室是一栋老旧的白色别墅，里面有很多空置的小房间，软硬设施齐全，每个人都可以任选一间享用，我正是这样进入的。一个暂时安全的角落，能在对话中找到回声的角落。午餐时间，B一边啃三明治，一边主持着关于性别与职场的线上对话，她有着同信用卡广告上的模特相似的笑容，自信，亲切，又隐约带着一丝倔强。我不知道B的未来是什么样的，是否很多年后，也会有像我这样的闯入者，从形形色色的妇女档案架上翻开属于B的那一页，并将它告诉下一个人。

5. 返祖就是，日子里总有那么几个时刻，人会突然很想当鸟。每逢这股愿望涌起，我就得找栋高层建筑爬进去过把瘾。但在I城，做这件事恐怕会失望透顶。酒店天台也好，学生宿舍也好，即使是夜里，一眼望去，除了微弱的路灯什么都没有。偏偏医院的钟楼又死活找不到入口，只好去开放式停车场的顶层呆着，看眼皮底下的车一辆一辆入库休眠。中西部没有傻子会开电车（除非当成备用或玩具），豪车的后视镜只有八九挂着中国结，召唤本地血性的只能是浮夸又费油的皮卡，当它们在粗犷的州际公路上甩起沙尘，你看到的简直是牛仔和他的马，谁不想循着噪音飙上一段？我最喜欢看卡车拖头，一双又凶又憨的大瞪眼，活脱脱从《汽车总动员》里跑出来的。卸下挂帘，短短一截贴墙站着，像只脚后跟，跟它的名字Bobtail再配没有。面对如人眼，也许是这行太枯燥了，司机都爱费点心思打扮车头，我见过全是可口可乐贴纸的，当然也有插满鹰眼旗帜的。在停车

场呆久了会产生一种错觉，就是人和车的主仆关系发生了颠倒，也渐渐能进入南方文学那些动辄一页半页的关于车的年份、型号和组装修理的无聊对话，觉出其中的一本正经和幽默。有趣的是，当我在底特律的通用大厦见到同样回转陈列的经典车型时，反而感到一阵陌生，也许车和动物一样，是不能长久被圈养在室内的。只有在月黑风高的停车场，你才敢相信，它们睡醒后会扭扭脖子，一个接一个离开。

6. 走累了，找块墓地歇歇脚。墓地安静得没有呼吸，躺下就睡着了（仔细想想，是真的只有我在呼吸）。有的在玉米地边上，有的紧挨着社区，家门口的鹰眼旗帜和石碑上的在一片风中哗哗作响，生死没有禁忌，不论距离。见识过纽约的“死人区”后，我开始理解这里的人对纽约的“侧目”。从拉瓜迪亚机场驶向皇后区的途中，有一片古老的加略山墓园(Calvary Cemetery)让我感到紧张，几代市民的石碑像针尖那样密密麻麻地扎在一小块隆起的土包上，映衬着身后密密麻麻的建筑群，望一眼，就足够感到人们在世时的拥挤和焦虑了。打开地图软件，最常出现的评论是，请问怎样才能在这里找到我的（外/曾）祖父母？瞧，方位在持续见缝插针的努力下失去了实指。从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一路向北，灰尘四起的主干道后方是有几个日落公园那么大的绿荫公墓(Green-Wood Cemetery)，这里的“人”均居住面积相对更宽敞些，以至于附近的大活人也要抢占一片难得的清静。地下的前辈子日吸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尾气和活人的戾气，可曾停止过邻里间的争吵？派对动物，冥想天使，争吵让他们在相互纠缠中失去了升入天堂的机会。不过他们应该并不想去，纽约再挤，他们也只想呆在纽约。有一句话说，洛杉矶是破烂天堂，纽约是快乐地狱。那么在与两头各距一千多英里的辽阔腹地，人们

该怎样定位自己？欢迎来到人间，躺下即可长眠。

7. 最后一个周日，我第一次准

时到达教堂，总算没错过开场的赞歌。I城到处都是教堂，探索一番后，有些热情传教的就恕我不当回头客了，兜兜转转，最常去的还是离家最近的那间。我喜欢坐在最后几排随便听听，神父B的讲道如同官方听力考试一样字正腔圆，白发大叔的领唱令人放松，听多了就都会了。结束后，按惯例和当地人聊些没头没尾的天，吃奇形怪状的、住着虫子的有机苹果，在普遍对甜度丧失判断力的中西部，你能尝到的唯一不算太甜的蛋糕就是教会里的了。等大部分人离场，我必定要悄悄返回二楼坐上一会。四周重归宁静，视线与吊顶的壁画、吊灯平行，从彩绘玻璃窗透进来的光束让灰尘变得具体可感。这些都让我想起小时候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是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度过的。教室里永远有石柱把同桌分开(就像《贫嘴张大民》里大民床上的那棵大树)，楼上永远住着吵吵闹闹、油烟四起的各家，室内体育课的地点永远是不正规的中央礼堂。在海绵垫子上做前滚翻和跳鞍马，落地，目光与头顶的钟楼相触。我老想靠近那个顶，圆滑的弧度让人心情平静，可它实在太高了。修道院将拆未拆时，我和老王数次爬进去玩，门口的百年香樟依然健壮，满地都是生活的遗物。我们常去的另一处是医院背后的圣母显灵堂，曾是远东地区第三大的天主教堂。改造为景点之前，它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废弃的状态，杂草丛生，墙壁渗水，高高的彩绘玻璃被小孩用石头砸得千疮百孔，但这些却愈发显示出它纯净的光晕。信仰退场，空间的余韵从未散去。鸟飞过，回声泛开，类似的情景，等我在异国他乡的郊野废墟上再次亲眼见到时，老王已经不在在了。

2024.4.28



表达爱意(漫画)[巴西]阿丰索(Affonso)
选自“上海国际科学漫画展”

写些话，纪念夏老师

倪文尖

昨天晚上，陈蕾同学给我发来微信：“我今天看了王为松林在勇写的，多有感触。你是二班班长，好像你和夏老师的交往更多，你如果也写一篇，就一起放到你的作文后作为‘外一篇’更好呀。”我们年级正在筹办毕业35周年返校聚会，陈蕾是《我们85级》纪念文集的编辑。事实上，从那天听说夏志厚老师走了，这些天我心里就不时地一惊一痛，我也一直纠结着，是该为夏老师更为自己写点什么，可是我能写出什么呢？

那天得知噩耗，太震惊，也特别后悔，恨自己太懒散，太拖拉。一直以为为夏老师什么时候会回国的，就有机会见面，总有机会聚谈，可是，再也没有机会了！伤心、悔恨、愧疚，让我在几个师友群里抢着说话，把自己记得的和夏老师有关的点滴都写了，非常片段，但确乎也没剩下多少文章了。我又找来了学长们的纪念文章反复阅读，这既满足了我更多了解夏老师的愿望——大家写得真好，写出了夏老师的形与神，写出了夏老师的品格与风范，也让我觉得，再写什么都是多余，都不能为夏老师的形象、为纪念夏老师增加什么。

但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是为了我自己要写点什么。

夏老师对我有恩有情有恩惠，后来失联了是我的责任，我对不住夏老师。

夏老师是我们的辅导员。王为松、雷启立等同学都说得很到位，夏老师在我们读大学的后两年接了刘勇(格非)老师的班，“一松一紧，一放一收”，“头两年要解放松散，激情感性……后面两年要理性提升、规范收敛”，这绝对是最好的安排。而在我的记忆里，“夏老师话不多，但从各方面关心同学，尽量帮大家的忙，而不添大家的事，深受同学们爱戴”，尤其是夏老师有公心，发奋鼓励了我们中一批原本低调而不显山露水同学”。这些凭感觉第一时间写出来的话，发到我们85级同学群后，大家纷纷赞同、呼应，我说的只是总体印象，周涌、王群、林小红、宋建军、邱江、王正伟、夏吉林、吕新符、安红岩、郭梅等同学，果然讲出了许多感人的细节。

可是我记性真不行，我说出来的只是些粗线条的大概。我要说，我从研读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开始，发现了“1940年代”和“上海”，进而硕士论文写钱锺书，博士论文以张爱玲作品为核心文本提出“上海现代性”，从“上海核”里读出“上海梦”，小一个学术工作的起点，就是源自夏老师的推动和指引。那时，徐中玉先生主编的《中文自学指导》(现名《现代中文学刊》)杂志改版，夏老师兼任该刊编辑，应该是与夏中义老师一道主持新栏目“名著重读”，以回应、支持王晓明老师他们发起的“重文学史”思潮。大概是在平时聊天之中，夏老师知道了我对《围城》比较熟，也有些批评意见，就主动找我具体了解情况，鼓励我把想法写出来。地点是落成不久的文科大楼的中文系办公室，还是在我宿舍呢，不记得了，但夏老师打消我顾虑的一句话，现在还响在耳畔，“那就搞一下！”

于是我认真重读《围城》，在1980年代后期的社会氛围里还真读出了些新感觉。文章按时交稿了，夏老师应该是满意的，只改了原来的题目，内容没作删改就发表了。当然，那时候自己年轻气盛，也不免说了些过头话，激发了我细读乃至重(去声)读文本的念头，也让我尝到了甜头，从而不断锻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这让我受用终身。可是，我对夏老师说声谢谢了吗？没有。

我更应该感谢夏老师的事，是发生在我毕业离校之后，当时，夏老师已经在美国工作。这件事持续的时间并不短，但奇怪的是，我记不清起止时间，更记不得多少细节，除了最初夏老师回我电邮的一句话：对，大英百科全书现在是一家美国公司在做。这是夏老师为了做好这套大书，要在国内找专家学者补充撰写词条，叫我协助他联络作者、收集稿件、分发稿费。这件事因此牵涉不少财务上的工作，夏老师找了顾惠文同学负责。后来，各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陆续找来了不少，多数应该都是夏老师指定的，也好像克巧妙地指出，没有爱情的爱，不仅能够让人觉得自己在恋爱，又避开了爱的创伤性，这种行为方式俨然成了现代人的生活指南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波伏娃和萨特的爱尤其令人钦佩。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的健康真切地担忧和焦心，此中的两个人，都是幸福的。

波伏娃在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几个词里，还有“愉快”，“我们过得非常愉快”是她常写的句子。每读到这里，我都不由得向她致敬。我认为在他们的关系中，波伏娃更像建构者。

波伏娃爱的不仅仅是萨特，还有萨特所代表的哲学观点。这种智识生活是非凡的。我深深地理解波伏娃的爱。在“爱智者”的爱情中，智识构成了一个超越性的因素。波伏娃对萨特所拥有的智识的热爱，使得这份爱能够包容萨特的肉身局限性。

萨特死后，波伏娃甚至想钻进被单，和萨特躺在一起。护士阻止了她，告知波伏娃，萨特的被单里是有蛆的——久置病床的萨特，身上长了蛆。

面对这样的肉身，波伏娃仍一如既往地爱着萨特，为萨特的去世经历了精神上的崩溃。

我想，萨特是幸福的，而波伏娃，无疑更加幸福。

幸做了夏老师的师弟，不止一次当面听钱先生说过这话，想当年，他和研究生同学一起提出“双向同构”假说，夏老师是其中首席的理论家。现如今，全天候地忙于这些琐碎之事，是不是有点烦？心也有点不甘？但我不敢，夏老师太严肃内敛了，也太“低调奢华”了，夏老师应该有心他心底的孤寂与苦涩，夏老师也算是给了我机会吧，但我，还是没有主动地哪怕去试一试地撞碰他的心房。

我无可救药的懒惰和拖延症，铸成了我再也不能补救的错和恨。所以这些天里，我老是试图追忆最后一次见到夏老师是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境。好像记得是，接近世纪末的某天傍晚，在离复兴西路不远的乌鲁木齐北路上，跟王圣思老师、启立、为松，或许还有谁一起。但我问过他们，大家都不能确定，甚至也还有点怀疑，是不是已经错乱了记忆？只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我永远见不到夏老师了，不能跟夏老师表达什么了，无论歉意、悔意还是谢意。

前些天，86级陆红宇同学告诉我，夏老师的落葬仪式将于8月23日在芝加哥举行，我一听就很吃惊，真是冥冥之中啊！我们85级聚会确定的返校时间也是23号。今天早上，她又来微信，确认了我拜托她的事，帮我们年级所有同学代办一个花篮以寄托哀思——这不仅是我的心愿，也是群里同学们反复表达的心愿：“永远怀念夏老师 华东师大中文系85级全体同学”。场地有隔，不能为我个人敬献花篮了，所以我又特别叮嘱，“到时候拜托你帮我夏老师墓前多祷告几句”。祷告什么呢？但愿我是能够已经写出来了，我更愿祈祷，夏老师能够感应到我此刻的心跳。

夏老师，安息吧！一路走好，天堂没有病痛，更没有烦恼。

您一向温文尔雅，从来是君子之风。但你们，您85级的学生们，也还知道您有句上海话切口的，在您还知道首肯之时，尤其是带点羞涩的浅笑之时。此刻我是多么希望，再次听到夏老师您的那个声音呀，最好，再加上一个：“这小子！”

2024年8月9日

给黎明写着信

旁观他人之幸福

连芷平

读波伏娃的著作《告别的仪式》，令人震动的是她和萨特的爱情。

广为坊间谈论的是这两个人“奇特的感情生活”，比如萨特女友众多，波伏娃也曾任关系期间有过其他情人。这些关系，波伏娃用一种坦然的笔墨，记录在了这本书中。“萨特每周在xxx(他的前女友)家里过夜”，“下午我和xxx(波伏娃的前情人)碰面，聊了xxx议题”等等。

在普通人看来，他们的关系确实显得很“法式”：那种备受争议的多边关系。人们大多反对这种复杂的关系，实际上也包括我，我不认为爱的关系里可以允许多个人同时存在。但波伏娃的这本书中，呈现了一种超出我的个人认知边界的爱情结构(或者说可能性)。

我确认，波伏娃自始至终是非常爱萨特的。我也确认，萨特也是非常爱波伏娃的，他临终对波伏娃说的“我非常爱你”，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真理一样真诚，我相信，那不是出于某种世俗仪式所必需的敷衍。

但我同时想到，世界上的爱非常稀有，能够真正地爱他人的人，非常稀少。大部分人，只是借着爱他人的途径去爱自己罢了。大部分人的亲密关系，会停留在浅水区，他们一辈子的交集，往往是因为孩子等外力因素导致的，但是内部的关系，始终搁浅着。

能够建构深度关系的人，都有够用的智慧，或者说，他们敢于在行动中“吃苦”，这种苦，不是为对方付出了多少，而是能够伸出自身深处的触须，不拍疼痛，反复探索生命的内核。

爱这件事本身，便是一种“吃苦的行动”。像考古人员在烈日下细心地挖掘出一件文物并能让其完整，像地质工作者跋山涉水的探险，在这种辛劳中，人无法预测自己的努力能否得到回应。但是，他们会有一种信念，这信念首先来自于对自己的信任：这爱是盲目的。因而，他们愿意吃苦，向更深度关系跋涉而去。

萨特晚年的每一次健康问题，都在波伏娃的日记里留下了印记，因为她每次都为此感到焦虑，甚至是恐慌。

人间，多半是怨偶。婚姻中的人，常见的是怨恨超过了爱。齐泽克说，现代人真正想要的不是爱，而是“没有爱情的爱”，就像现代人认为咖啡因有害健康，因此许多人喝的不是真正的咖啡，而是“剔除了咖啡因的咖啡”。齐泽

克巧妙地指出，没有爱情的爱，不仅能够让人觉得自己在恋爱，又避开了爱的创伤性，这种行为方式俨然成了现代人的生活指南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波伏娃和萨特的爱尤其令人钦佩。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的健康真切地担忧和焦心，此中的两个人，都是幸福的。

波伏娃在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几个词里，还有“愉快”，“我们过得非常愉快”是她常写的句子。每读到这里，我都不由得向她致敬。我认为在他们的关系中，波伏娃更像建构者。

波伏娃爱的不仅仅是萨特，还有萨特所代表的哲学观点。这种智识生活是非凡的。我深深地理解波伏娃的爱。在“爱智者”的爱情中，智识构成了一个超越性的因素。波伏娃对萨特所拥有的智识的热爱，使得这份爱能够包容萨特的肉身局限性。

萨特死后，波伏娃甚至想钻进被单，和萨特躺在一起。护士阻止了她，告知波伏娃，萨特的被单里是有蛆的——久置病床的萨特，身上长了蛆。

面对这样的肉身，波伏娃仍一如既往地爱着萨特，为萨特的去世经历了精神上的崩溃。

我想，萨特是幸福的，而波伏娃，无疑更加幸福。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账号